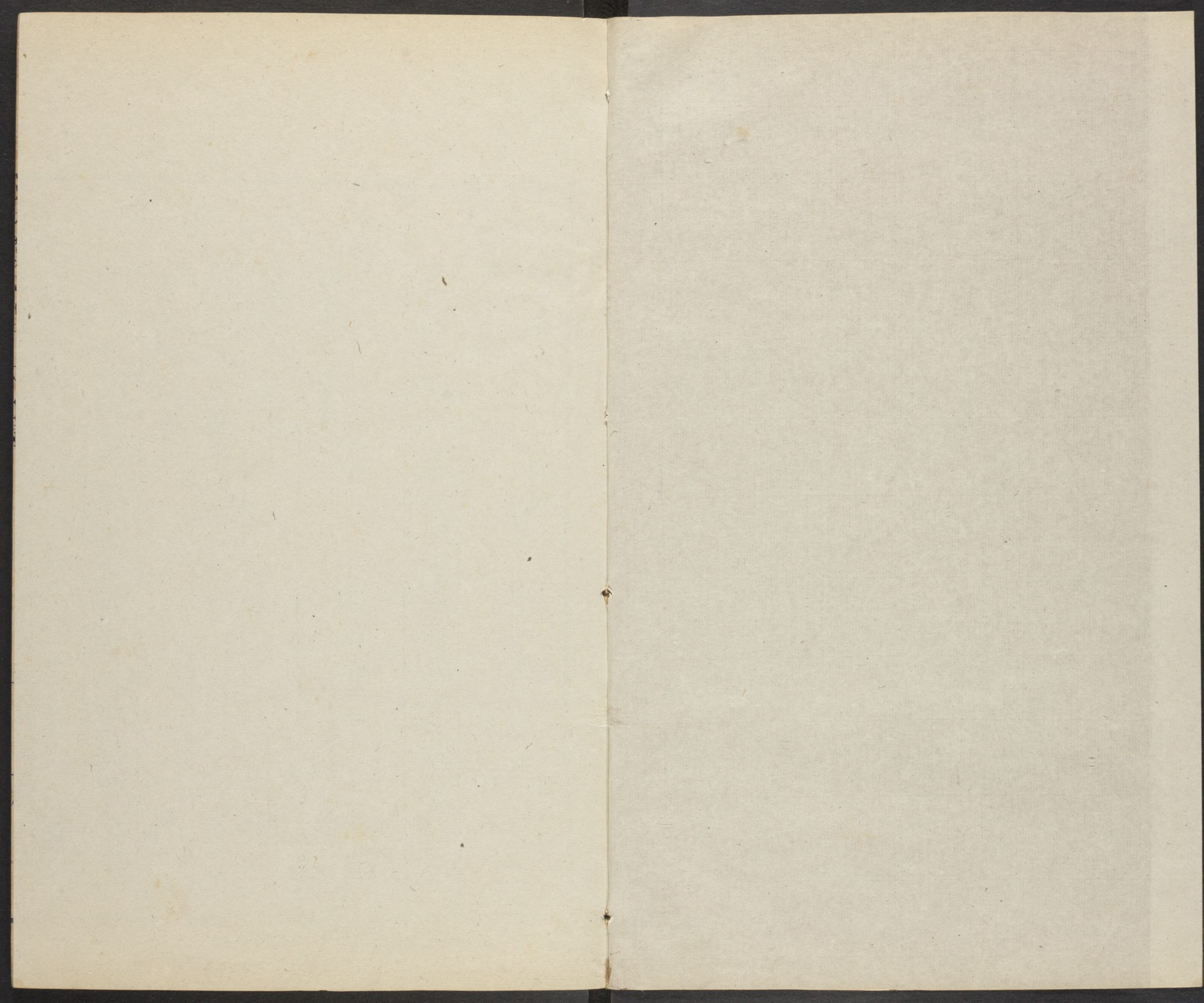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



文編卷之六十三目錄

墓表 傳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

胡先生墓表

歐

連處士墓表

歐

處士征君墓表

王

石曼卿墓表

歐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歐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文編卷之六十三

成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歐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歐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歐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歐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王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王

瀧岡阡表

歐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故御史周君碣

柳

黃憲列傳

後漢

何蕃傳

韓

安重誨傳

歐

巢谷傳

小蘇

圻者王承福傳

韓

毛穎傳

韓

種樹郭橐駝傳

柳

梓人傳

柳

六一居士傳

歐

許氏世譜

王

文編卷之六十三 墓表 傳

武進 荆川唐順之 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 廷善 編次

知福州府 塾江湖 帛 子行 校刊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

好文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
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
很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
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

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警其所異黨枯
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
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
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
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
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
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
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一年書而志之者又十
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
篇明章大中發露路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

的苞羅旁魄膠轄下上而不山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
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哀而不過乎物既
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一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
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
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求貞
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
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
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
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
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

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
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
碣 變

胡先生墓表

歐

叙一事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
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
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
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
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
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
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
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

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
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
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
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
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
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
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
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
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
執躬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

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
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
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
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
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簡變虛

虛實格

連處士墓表

歐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
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
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

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
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
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
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
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
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
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
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嘗也歲饑出穀萬斛
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
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

爲之媿謝曰所以爾送牛厚遺以遺之嘗以事之信陽
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
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
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
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
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
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
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

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
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
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脩述

處士征君墓表

王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
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
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
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
語又之而不厭也徐君由心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

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
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
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
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
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
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
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
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國此道亡也

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于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石曼卿墓表

歐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亦說兩遍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

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可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
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
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
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
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
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
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
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

其視世事謂上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
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
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
愚皆盡忻歡及間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
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
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
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變貫虛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歐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科試祕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祕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紵以資其學問

每夜讀書母爲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
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
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
君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
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
號寃不服太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
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
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卽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
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卽日出某家獄致仇
人以法舉州稱爲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

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
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
其史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
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
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我者矣在麻
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君以伍
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盜遂
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
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
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立生祠如臯

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鹽猶農也
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最增積以石
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
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公爲御史中
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爲文章三百
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
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
清子男五人曰公餗公瑾公輔公儀公佐蔣氏有賢
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
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爲

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爲太常丞集賢校理
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其縣之遵教
鄉敦行里慶曆三年九月庚申公餗等葬君于其居
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以蔣夫
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苗裔始以士
爲周官久而以爲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
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地十三州號
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
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
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

又有賢子不墜蓋彰其執執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
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整正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歐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王誌有爭富人獄事

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抗

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

詳在後

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

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

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
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
日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
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君抗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
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
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
剡鄰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

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
 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
 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濶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
 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
 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
 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

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
 乃請兵於廣州元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
 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
 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
 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
 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

用後事

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卽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真外郎階朝奉
郎勲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
曰恩兒才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旣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變貫虛

尚書屯田真外郎張君墓表

歐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
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
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

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
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
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
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
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
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唾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
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
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

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大議論

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
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
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強者不自勉或
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
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
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
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
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
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

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
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
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
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
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
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
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
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變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歐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印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冊爲隸書
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印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
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
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
叙文滌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
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
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
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
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
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
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
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
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
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
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

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變貫簡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

議論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格只一事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

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
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
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
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調宗族
朋友人有慢已者皆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
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
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
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老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
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歐

議論格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
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
內殿崇班以其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
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
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旣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以求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

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變貫簡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歐

借事發議論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

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

牽連旁人

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

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變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巳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

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
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
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
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
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廸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
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
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
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
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
不可得也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王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
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
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
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
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
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
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
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

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
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
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
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嫚戲未
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
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
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
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
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次懼將卒於無
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三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

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
論次曰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
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
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左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
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
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
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
生廷蘋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誨 大宋爲明
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
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

家楚州司法叅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
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
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其年
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
皆如其子之言云

瀧岡阡表

歐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
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
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

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
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
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
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
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
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
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用一事反覆甚妙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劒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
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
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
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
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
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變

知州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
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玄宗肅宗處艱難
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仕至秘書少
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
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
迎觀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

全虛無一事實

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渾伏八衛晏使嶺南黜陟
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之進昭應主簿裴曾
領湖南袁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曾遷江西
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曾累功進至刑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
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傲絕貞元末王叔文
用事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
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獍守條死
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咨
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

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
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
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
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
亦以門庇佐使于南乃始以致旣辦萬年命屏容服
功緒卓殊氓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
銘以著之

此篇與胡珣文體同而虛實全別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